

## 念想

家里有规矩,在老人没动筷子之前,小辈是万万不可轻举妄动的。可每当一道新鲜的菜端到餐桌上,我总忍不住想要伸手叨来尝一尝。爷爷怕是早就发现我这嘴馋新鲜的毛病,私底下在厨房拿了个小碗,一双筷子,在几盘刚出锅的菜上挑挑拣拣。他对我招招手,示意我过去。我刚想说爷爷总是喜欢搞些神秘的东西,却发现眼前是一碗叠得满满当当的菜,登时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谢谢两个字在嘴边转了几转,又被一筷子的春笋堵了回去:“以后喜欢吃就和爷爷说。”

餐桌上,爷爷看着眼前杯中的五粮液,拿腔拿调地转了转手腕,微微咬住嘴唇,像是进行什么仪式般,小酌一口酒,却仿佛品出了数种滋味。“注意身体啊,别到时候躺在病床上后悔。”奶奶拿筷子戳了戳爷爷又想举起的酒杯。爷爷像一个做坏事被发现的孩子,挂了一脸讨好的笑:“平时你也看到的,我就过年喝一小口。”

早些时候,父亲总是会买好一大捧烟花爆竹,扛到奶奶家中去。吃完年夜饭,全家人便拥着下楼,兴致极高地拆开包装。爷爷颤颤巍巍地保持住身子的平衡,走到一堆烟花爆竹当中,眯起眼睛细细挑了一个长柄状的

手举烟花,掏出打火机熟练地点燃。这样一套动作,倒真是有了些许仙风道骨之意。或许,是在梦中操练过无数遍的成果。

耀眼的火花在爷爷面前肆意跳舞,刚想把烟花拿近些瞧瞧,一只长手从一旁伸出:“爸,这样不安全。”是叔叔。“一边去,一边去。”爷爷摆出了一家之主的威严,说出来的话却是十三四岁少年的腔调,“我当初赤着脚玩这个的时候,你还不知道在哪呢。”像是乡间少年对伙伴炫耀自己经验有多丰富似的,笑意几乎要从话语中溢出来。当下便觉得东风都要暖了几分,身旁的腊梅似是更加艳丽了。

而胆小的我总是体验不到这种乐趣,我悄悄拽着父亲的袖子,撇着眉,生怕哪个长辈看不出我的害怕,执意要让我点一个烟花才肯罢休。爷爷笑笑走到我跟前,揉了几下我的脑袋:“丫头,怕就看着他们玩,哪个胆子大的敢招惹你,我肯定帮你欺负回去。”儿时的我睁着亮晶晶的双眼看着面前有些驼背的爷爷,愣是没想到“为老不尊”这几个字眼,而只是单纯地欣喜于自己又结识了一位朋友。

后来……就没有后来了。爷爷去世了。只是那瓶爷爷没来得及喝完的五粮液,

被奶奶列进祭奠爷爷的必备物品之一。

也许是父亲的理智,奶奶的坚强,又或者海子的那句“痛苦或幸福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”把我包裹起来,让我比较容易地接受了爷爷的逝去。

但从那时候开始,家里的碗筷总有一双沾不了油腥,总有一个盛满五粮液的小酒杯放在奶奶身旁,却无人将它举起。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,那个喜欢在年夜饭餐桌上小酌一杯的人,那个期待子女归家的人,那个在月色下点燃属于自己烟花的人,那个不嫌弃我害怕烟花的人,我的爷爷,我的朋友离开了,是再也不会回来的那种离开。

不可避免地,每年过年我都会想起爷爷。想他在这个家里忙进忙出,想他在厨房为我偷来新出炉的红烧肉,想他在餐桌上看我吃得满嘴流油后狡黠地笑。

是年味吗?是爷爷的味道啊。

后来我问父亲:“我们家这几年,怎么就不放烟花了?”

意料之外的,父亲的答案并不是因为雾霾的原因,而是一句,寥寥几字的:“因为你爷爷一直很喜欢烟花。”

原来只是因为爷爷喜欢啊。仅此而已。

杭州采实教育集团采荷实验学校807班 姚钰

## 年,有味

年的味道,不知不觉中已愈发浓了。

在杭州,自然是要尝尝东坡肉的。真是有趣,将油腻的红烧肉与富有书香气的名字一融合,仿佛肉都有了文人清新的味道,引得人食欲四溢。

东坡肉一上桌,我的视线便一刻不离它——红彤彤的肥肉在瘦肉上颤动着,颇具年的喜庆感。在灯光下,油光明晃晃的,也随着肥肉抖动。一股肉香便悠悠忽忽地飘出来,逗引着我的味蕾。

急不可耐又笨手笨脚地夹一簇肉,包在馒头里——黄澄澄的油脂立即被馒头吸收,流进馒头中的小孔洞里去。馒头被肉盖过的部分顿时润泽起来,好像吸满了水的海绵。

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,牙齿自觉地将肉和馒头一同拖进嘴里:一股肉香便在唇齿间萦绕,回旋起来。轻轻地咀嚼着,我发现这馒头与肥肉的搭配极为巧妙——肥肉滑溜溜的身躯在口中扭动,大口品尝肉块的快乐丝毫不减,甚至

还漫着一种咸甜交织的奇妙味道。馒头片又将那肥腻的猪油吸去,使它更加香滑……

咂吧咂吧的品尝声中,那美味的肉块儿就不知所踪了。

到绍兴。黄酒奶茶一下子吸引住我的眼球,寒风细雨中,我咂着嘴,品着刚入口的、热腾腾的奶茶——呀!原来黄酒奶茶的味儿是这个样:甜甜的奶茶味率先在我口中蔓延开来,热气伴着甜味在口腔中氤氲。但一股预料之外的酒味立刻从口中冒出,好像一个讨厌的小恶魔,化开了外头迷惑人的甜蜜,用酒味儿来熏我——好一枚糖衣炮弹!

黄酒的味道比我想象的要烈得多,一刹那便在口中炸开,甜味几乎荡然无存,只剩下那种奇怪的酒气——奇怪至极,好像一种不同于酸酸苦辣的不知名味道。

在绍兴的小惬意没过上几天,外婆的电话便接二连三从大门岛飞驰而来。

大门岛上海鲜料理花样极多,数白蛤汤

温州市瓯海区娄桥一小六3班 王若涵

最为独特——简简单单地将水与白蛤融合,便令人惊喜地爆发出极致的鲜味。每一年来到外婆家的饭桌上,白蛤汤必不可少,也成了我最期待的一场重头戏。

水汽从热腾腾的白蛤汤中氤氲而出,迷蒙了视线。汤与贝壳呈相似的乳白,贝壳上也隐着灰黑的纹路。这样一片素雅的斑纹中,鹅黄及桔黄相间的贝肉便格外的夺目。

轻轻地夹起一个贝壳,“咔咔”地掰开两边的壳子,将肉送到口中,细细品味——一股鲜香立即在牙齿间迸出,细嫩的贝肉自然而然地滑下喉咙,余鲜却未减。

再抿一口乳白的汤吧,鲜味的气势立刻淡了下去,却又多出了几分鲜滋滋的回甘。那种鲜,比调味剂的味道要好上不少!

味蕾被这个年浸润得通透,那肥嫩的杭州东坡肉,那新奇的绍兴黄酒奶茶,以及清新的“外婆牌”白蛤汤,几股味道交织在一起。这个年,有味!

## 人间烟火

大街小巷都是忙着采购的人,步履匆匆。乳白色的热气遮住了每一张脸,陌生而又熟识。那芸芸众生之景更添了丝人世纷纷之感。天地间是寥落的灯火和过客渐渐模糊的影子。

表妹还在最天真的年华,打算去买烟花。烟花名被她一个个报了出来,我竟不知单是烟火就有那么多种类。看她笑得灿烂,我却毫无波澜。记得儿时我亦是年味的主角,而如今已经过了最爱玩的年纪。年,于我而言,无非是四处吃顿团圆饭,每逢佳节胖三斤罢。南方的年味本就不重,一切都犹如被设定的程序,十几年下来,自是已经厌倦。

置身世外,格格不入。

倒是年关将至,不知哪路天兵天将,落了珍珠,倒让人间落了些许雪。已是初春,雪自是没有之前那般大,雪粒是软乎乎的,球状,落在地上时不声不响,滚出一段距离,便安静地等待审判,逐渐融化。这雪自是堆不起

来的了,但也确实别有一番风味。

至外婆家,鲜媚的新桃已然换去了旧符,我倒是有些许惊喜。母亲早已将窗沿擦得一尘不染,只是窗上开遍了热烈的窗花温热了记忆。镂空的剪纸,繁复琐细的花纹,精致地将年这个温润的穿红戴绿的福娃娃点缀。我想那时,我的目光中一定是那如琼浆般浓稠的温润。

外婆家是那种老房,年纪比我还大。母亲在与外婆一起烧饭,灶台的火焰晃动,煤饼的熏味竟让湿重的木质楼梯呛到了,哭得湿哒哒的。红烧肉于灶中窃窃私语,极为可爱。

外婆是个极为迷信的老太太,自是要祭祖拜佛。三柱香,几碟小食,跪下,外婆念念有词,这时的她不同于平时田间灶头,而是无比虔诚。那些所求也无非琐事,人间喜乐,幸福安康。老一辈的执念无非在此呵。炖好的鸡鸭牛羊同祝福和期许被摆上桌面,咀嚼吞下的精神从此万寿无疆。我们用最简单的话

杭州萧山中学高一16班 徐楷文

寄托最真实的愿,如此而已。若不是天地有情,万物有意,那何来这一夜的人情温暖。

窗外烟花冷照,栏前枝疏影颤。烟火四散着令众生痴迷的烟尘,而我是人间那烟尘中前行的阴影,目光所及是火红的灯影,暖入人心。天际茫然,碎云西去,夜斗北转。锣鼓声从外边隐隐传来,什么都没看见,但那闪着金鳞锦绣的狮子气派的铜铃眼仿佛已在眼前。

母亲让我一定尝尝她自制的甜糕。我夹起一块,融点昔日的苦和未来的甜一并吃了。

她又问我会不会太腻。我看着她期盼的眼,摇摇头。会腻吗?有这真实而又绚丽的烟火人间,大概不会。

今夜仍除夕。

放下碗筷,闭上眼睛,想起很多。关于皆可饶恕的时代,以及,不可毁灭的希望与爱。

父亲笑着垫毡,研墨,铺纸,焚香,挽袖,道“作一副对联罢!”

“那横批要写我的名字。”